



角聲香港分會的長闊高深

角聲港澳區主任蕭恩松

在四月初上任時，我曾對同工們表示，到角聲香港分會來事奉，最值得欣慰的，是可以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」，對前景看得更遠、更清楚。因為在過去近四年裡，香港分會在前主任及總會副總幹事周簡艷珍姊妹擔任署理主任期間，已奠定穩固的基礎。在有限度的「直接」督導下，同工們能自動自發地把工作做好，使《號角月報》每月按時出版，在內容、設計和印刷等各方面，甚得讀者和教會好評。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三月，更進一步發展佈道事工，使香港分會的事奉邁向多元化。對我來說，這是莫大的恩典和十分難能可貴的事情。

展望前路，我嘗試用長、闊、高、深四個向度，簡述對角聲香港分會的心願：

長 財務規劃化

作為非牟利的基督教信心機構，無論角聲總會或各地分會，在財務的運作上，皆全心倚賴上主的供應。這在總會過去二十多年及香港分會過去四年的經歷裡，都得著美好的印證。香港分會的財政來源，主要是教會及信徒的奉獻和《號角》的廣告收益。由於奉獻和廣告的收入與所需支出尚有相當距離，加上去年購買辦公室)的免息貸款等，我想我們現在應該坐下計算花費，作更好和更忠心的管家，從長遠的角度作出適切的規劃，使香港分會能收支平衡和定期忠心償還債務。

角聲香港分會同工合照，後排右二是港澳區主任蕭恩松。



闊 事工多元化

在「直接佈道」事工上踏出第一步後，我們當繼續努力，發展青少年、長者、弱勢社群及其他方面的福音工作(如街頭派發福音禮物袋等)。青少年事工將以校園為著眼及切入點；長者事工將因應社區的需要而行；弱勢社群的服務，則從我們逐漸展開的調查和資料搜集開始。我們的原則是，若某項事工已有其他機構在有效地推展，我們將以協助及搭配形式參與，盡量不作與別人重覆的事奉，免得浪費資源。我們亦會繼續「親子英語(兒童佈道)事工」。

高 服務專業化

提供美術 / 版面設計，中、英文翻譯，排版 / 印刷統籌等項目的專業服務。這些事工現在我們已有限度地提供給總會及有需要的分會。在進一步提昇專業水平後，將可為北美及其他地區的華人教會及機構效力。

深 號角優質化

《號角月報》多年來已成為各地華人社區知名度頗高的刊物。現在香港版的發行情(每月十萬份)亦高踞各地各版之榜首。香港與其他地區不同之處，是這裡佔90%或以上的市民是華人。以城市而論，是全球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。因此，在內容的質量上，《號角》有甚多可以更進深之處，以應廣大群眾的福音需求。在發行情方面，只要我們能有效地透過「十傳十美」(見《角聲與您》第五期〈請與我們一同作夢〉)在信徒中發動一傳十，十傳百的推介運動，將有潛質從十萬份推向二十萬份。

綜觀上列四個向度，香港分會的前路甚遙，請您經常代我們向父神祈求恩典和智慧，使我們可以作忠心和良善的好管家。

親子英語事工的對象是小朋友，獲得一眾家長支持。



香港4週年



在香港分會成立四週年之際，理應訴說祂的恩典，讓祂的名得著榮耀！

感恩的四週年

周簡艷珍

「回香港出版《號角》！我已為妳開路了。」歐陽佐翔牧師及張樂基牧師懇切地說。

「回香港出版《號角》！時候已到了！」勞伯祥牧師聲聲催促。

「回香港出版《號角》！香港人在低潮中需要鼓勵、需要福音。」來紐約旅遊、公幹的香港弟兄姊妹紛紛說。

「回香港出版《號角》！不要怕，我必與妳同在。」我在禱告等候時，主耶穌在我心中說。因此，2001年12月初，我在「911」的餘悸下，坐上了飛機，回到了香港，這個闊別經年，卻魂牽夢繫的故鄉。

泡沫經濟幻滅後的香港，沒有繁榮的景象，只有「負資產」、「大鬧蟹」、失業、破產……夾雜著燒炭自殺的新聞。我終於明白，為何神要回港出版《號角》，因祂要帶給港人新希望！

但我少小離家、故舊飄零，連母會基督中心堂，也是桃花依舊、人面全非，在毫無人際脈絡的情形下，如何開拓事工？感謝主！祂在我回港之前，已預備好一切，令《號角》的出版水到渠成。

牧者鼓勵 教會認同

第一次拓展之旅，我開始探訪各教會及機構，盼望取得認可與支持。我與香港大部的教會領袖，都素未謀面，謬然拜訪，心中總有幾分膽怯，因此每次打電話約見前，總是

在主面前切切禱告。感謝主！當我去拜候牧長與前輩時，他們都說在海外見過《號角》，並認同我們的異象，很多更即時應允擔任《號角》顧問，令我感動又感激！

那時梁壽華牧師，也剛好在香港，他好幾次陪我一同探訪，至今仍深表謝忱。《時代論壇》的社長李錦洪先生，不但沒有「同行如敵國」的觀念，還特意採訪以助宣傳，闊大的胸懷令人欽敬！由於教會及弟兄姊妹多方協助，「角聲」香港分會很快便成立了董事會，組職了顧問團及智囊團，讓《號角》香港版，在2002年3月出版導航版；2002年6月順利創刊。

辦公有室 經濟有源

出版一份報刊，經費支持十分重要，記得當我到港福堂，去探望吳宗文牧師時，他問我一個問題：「香港現在經濟蕭條，你們何來印報紙的經費？」

當時我愣了一下，但想到主的恩典是夠用的，於是回答：「我想主讓《號角》在海外每月發行30萬份，祂也一定會供應香港的需要。」

吳牧師聽後看著我說：「好，第一期導航版60,000份的印刷費，就由港福堂負擔吧！」如今想起他在主裏的支持，心中仍然覺得溫暖。

此外，林希聖先生及香港「正生會」董事會，撥出二十萬港元作為《號角》香港版的創辦費；香港聖公會支持創刊號的印刷費；「角聲」香港董事原樹華長老、姚冠尹伉儷長期在經費上支持。吳弟兄不但在《號角》創刊時，以一千港元的微租，讓《號角》使用蘭桂坊的辦公室，三年後更以奉獻的心態，以超低價把一千呎的辦公室讓給《號角》……神的恩典加上人的恩惠，使「角聲」香港分會步步向前！

如今，香港分會除了出版《號角》，已進入了直接佈道的新紀元，她有了自己的辦公室，有了一群可愛又忠心的同工，更有了我的接班人——蕭恩松主任。撫今追昔，主的話流入我心：「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；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！」願主繼續賜福與「角聲」香港分會，讓她不斷為主發光！



周簡艷珍感謝香港同工，齊心發展角聲事工。



普通的人

像那小男孩的餅和魚 讓我獻給主
就算多寒微也不介意 全盡我心思



.....角聲香港分會執行編輯林秀芳

2006年5月16日，是我在香港角聲事奉四週年的日子，很想跟大家分享這首「普通的人」，歌詞正是我心聲。

四年前，角聲設立香港分會，出版《號角月報》香港版，我獲聘為記者。記得當時，我曾向角聲副總幹事兼《號角》主編周簡艷珍女士說：「很希奇你竟然會聘用我。你們需要的是豐富經驗的記者，而我，除了當過實習記者外，談不上甚麼經驗！」那時候，每當我告訴別人：「我聆聽和說話的能力，比閱讀和寫作能力要好。其實我不喜歡閱讀和寫作，更不喜歡看新聞.....」別人都會目瞪口呆地回應：「甚麼？你當記者、編輯，竟不喜歡閱讀、不喜歡寫作、不喜歡看新聞？」

直到如今，我仍不明白為甚麼有這樣的安排，但感謝神，祂沒有嫌棄我，使我奇妙地受聘成為《號角》的記者。這四年過得很快，但有時亦有度日如年之感，因為期間經歷很多挑戰和困境，常感力有不逮，受壓太重。四年後的今天，我對閱讀的抗拒程度減低許多了，甚至因為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，竟然漸漸喜愛寫作了。可是，那股大壓力仍常伴左右，因為自己要力求完美，卻又覺得寫得不夠好。

是事奉而非工作

我認為在角聲所做的，是事奉，而非工作，因為我是為了「善用傳媒，廣傳福音」的召命而來的，非全為興趣。我想：事奉的事，不能單靠興趣，否則很難堅持下去。我最感恩的，是可以在這個崗位上結合新聞專業和基督信仰，因為這是難能可貴的。看見許多同學或傳媒人，在進入社會或媒體工作後，就身不由己地淡出教會生活，甚至失去信仰，成了迷羊。所以我珍惜神的帶領，使我在角聲學習怎樣把生活、專業與信仰牢固、相互地結合起來。

在角聲事奉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福分，就是可以「擺明車馬」地向家人、親友、舊同學、朋友派送《號角》，坦然向他們傳福音。從前，派單張給他們，他們總會「彈開」。但現在連最反對福音的爸爸，都竟然會閱讀《號角》。而在一些舊同學聚會中，當大家互相問候近況時，我更可以直接派發《號角》給他們，並乘機傳揚福音。

在角聲事奉，除了加強了我傳福音的心志外，也讓我看見栽培信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在回應讀者來電中，我發覺那些因種種誤會而離開教會的信徒，大部分是因為在信主後，沒有受過適當的栽培，沒有良好的信仰基礎，令我覺得非常可惜。因此，我盡量在對話的過程中，按照他們的需要，鼓勵他們返回神面前祈禱，重新參加教會聚會。

為傳播也為信仰

其實我在加入角聲以前，已考慮報讀一家神學院的晚間「基督教研究(傳播學)碩士」課程，研究怎樣有效地傳遞基督信仰。當時曾向神祈禱說：「若你真的帶領我報讀這課程，請也為我預備一份與課程相關的工作，讓我可以一邊修讀，一邊實踐；即或是半職或工資不高的工作也無妨。」神果然垂聽禱告並安排一切。在我報讀課程前，曉得角聲正為《號角》尋找記者，我馬上瀏覽角聲的網頁，瞭解他們的辦報理念及參考過往的稿件，然後去信申請。本來全無把握，但經周太面試後，便進入角聲全職事奉了。

雖然坊間有傳播學及神學的碩士課程，卻少有結合兩者的課程。但在現今資訊多元、信仰混亂、傳媒當道的世代裡，實在需要一些融會兩者的工人，有效地向大眾傳播純正的基督信仰。感謝神讓該學院開辦這個課程，讓我有此機會接受裝備！

這四年來，要兼顧事奉與進修，確實不容易，曾經因過勞而暈倒，也曾想過要放棄，但神在教會的一次夏令會中提醒我：「一個清晰的呼召，就是願意持守下去的力量之來源。」前面的路會怎樣走？我也靜待著天父繼續帶領，因祂是掌管前途的神！

林秀芳同時在事奉與進修的路上前進。



香港 4 週年



香港4週年

一杯涼水



角聲香港分會校對義工霍周正持

文字校對，對於大部分人來說，是種沉悶乏味的工作；但對我而言，是近乎一種興趣。部分聽聞我有這種「特殊偏好」的朋友，莫不驚訝！

加入「角聲」，成為《號角月報》文字校對義工，已近四載。起初是因為對文字的一份情。自己愛閱讀，愛從別人的文章中，學習如何寫出優美的文句和汲取知識。漸漸地，我便對文字有所要求。

有一次，我從教會派發的《號角月報》中，得悉他們招募義工，便毛遂自薦。我從來都有一份堅持：從事文字工作，合作的伙伴須在文字處理上存較認真的態度，方向一致，目標是讓大家可讀到較佳的文句。宗教刊物更應帶出以文字傳揚福音的大使命，持守讓讀者可從閱讀中得到屬靈生活指引的宗旨。同工之間的彼此配搭、互相支持亦十分重要。凡此種種，在我與《號角》的同工們相處時，都可以感受到。

四年來，從最初在設計製作公司借用地方一起校對，到現在感恩地在「角聲」購入的辦公室裡校對，我每月總有些日子與同工們共聚，甚至參與他們的同工祈禱會，這種關係令我十分投入。想到在這裡的事奉，從起初對文字的「情」，到現在與同工們產生的「情」，令我既感動，又感恩！

在看似沉悶的工作中能持續下去，除了是個人喜好外，亦是神給予我的一種訓練。祂讓我置身於音樂與文字兩個領域中事奉多年，藉此訓練我那份不輕言放棄的態度；樂曲表達未如理想時，我會不斷練習，在文字上亦會不斷思考最佳的表達；亦教曉我如何跟不同性格的人互相配合。神讓我們各司其職，讓我這個不愛說話的人，亦可在合適的崗位上盡我的本份。雖然我常常認為校對工作，是默默無聲、很卑微的事奉，但神藉著《馬太福音》十章42節鼓勵我：「無論何人，因為門徒的名，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人不能不得賞賜。」讓我明白我所作的，在祂看來是寶貴的。



正在蛻變的生命

角聲在福建三明市創辦的華恩兒童村，專門收容一些被社會遺棄的特困兒童。本文作者許佩文，正是兒童村的副院長。她執筆縷述兒童的生活瑣事，情感自然真摯，叫人看見兒童幸福成長之路，正在村內展開。這些孩子，同樣被神所愛。

許佩文

每個來到兒童村的孩子，背後都有一個可憐悲痛的故事。他們之中，十有九都是父死母出走，或父死母改嫁；有的被收養的棄嬰，有的連親人也沒有一個；有一對兄妹，父母分別服刑六年及四年。

小東東來到兒童村，簡直是一個小流氓，這是最適合他的稱號。每天吃飯，都聽到姐姐們呼叫他的名字：「小東不要爬頭，排隊！」「不要搶，慢慢等！」「不可以打人！用口講！」每天放學回來，都有同學投訴「東東打人！」「東東推我！」我就親眼看到他跟一個愛心姐姐鬥法，氣得那姐姐臉青青的走開。他初來的第一二個禮拜，院長差不多每天都要叫東東到院長室「談話」，可他還是我行我素，一點不改變。

我和東東正面交鋒，是當義工隊離開兒童村之後。院長把三十個孩子分成三家，每家住一層樓。我住在樓下，男孩子也剛好分在樓下。每個晚上，我都幫忙愛心姐姐照顧孩子們做

功課。東東的功課不好，又不跟愛心姐姐合作，常常發脾氣。有一天，他的愛心姐姐對我說：「許阿姨，我放棄了，我不管東東了，交給你吧！」「好！讓我來！」我說：其實，我也沒有十分把握。

“就用從前開始吧！”

我先從數學開始著手。每次他做對一題，我就給他一個「high five」他可樂了，拼命做。其實他是相當聰明的，領略力又高。我教了他三個晚上，他就可以自己來做。然後是作文，他的家課中有一項是「讀書筆記」。他不懂，又不能向我解釋老師的要求，在發脾氣。我在他的本子上寫下「請問老師什麼是讀書筆記？請告訴我好讓我可以教東東。我的手機號碼是… 謝謝。」下面我寫副院長許佩文，然後交給他帶回去給老師。

隔了一天，老師真的打了電話給我。晚上我拿了一本《小故事大道理》給東東，替他找了一個故事，讓他讀了三遍，再讓他用自己的話講出來。之後，請他把故事用剛才講的內容寫出。最難的開頭，我對他說：「就用從前開始吧！」於是他開始寫了，寫得白字連篇，很多常用字都不懂，我忍耐的教導他。他滿心感激的做功課。在寫作方面，我幫助了他兩次，以後他就自己寫，只間中問一下。他現在寫的比四年級的同學更容易。

“有一個 Magic word 就是謝謝。”

有一次，他排好了隊，才發現忘記了帶帽子，又來不及回宿舍拿；於是，我把我頭上的帽子放在他頭上說：「用我的帽子吧！」「謝謝許阿姨！」他歡歡喜喜的上學去。這就是愛，愛是看到別人有需要就去幫助人。他學會了。

我告訴孩子們：「有一個 Magic word 就是『請』字和『謝

謝』，你用這個字是無往而不利的。」「請把飯給我，謝謝。」「許阿姨，請問可以教我這數學題嗎？」現在，男生宿舍裏充滿了「謝謝」和「請」，還充滿了歌聲；當然，不快樂的事情還是很多，但比以前是好得多了。現在，東東學分菜給同學，分桃子的時候，是先分給別人，最後才自己拿。我心理很感動。

感謝神，我一歲喪父，可列入孤兒行列，取得他們的同感。我告訴他們，孤兒沒有罪，孤兒沒有錯，孤兒可以成為偉大的人。孤兒可以成為醫生、科學家、護士、教師，只要努力，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人。東東就常常一面做功課一面自言自語：「我將來要做教師、做工程師…」

“許阿姨不打你，我要你打我！”

有一次，聽說男孩子有打架的事情，我很生氣。晚飯時，我大聲宣佈：「今天誰有打架的，飯後到我房間來！」想不到，我一進房間，三個男孩子一字排開站在我面前，其中一個就是東東。我問了前因後果，然後拿出一條木棍（是我先生做木工留下來的）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在家做錯了事，是不是都被父母打的？」他們點點頭。「但現在許阿姨不打你，我要你打我！誰要打架的，就來打許阿姨！」他們都同聲說：「不打！」眼睛紅紅的想哭的樣子。我對他們講了臺灣高山族吳鳳的故事，之後，我說：「以後，每次要打架之前要想清楚，打架回來要打許阿姨的！你們不想打許阿姨，就不要打架，知道嗎？」「知道！」從那天到現在，打架的事是減少了，吵架還是有的。

這些小毛蟲正在蛻變；有一天，他們都會變成蝴蝶！我從來沒有向孩子們談過神或上帝*，但我發現上帝的手在孩子們的身上做工，或者，這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意義吧！

*按：國內規定不能向小孩子傳講福音。



許阿姨帶孩子上山，吹口琴給孩子聽(上圖)。她要以愛心樂章，改變她身邊的孩子們(下圖)。



許佩文憑著愛心，與孩子打成一片(上圖)。小東東就像小毛蟲，有一天會蛻變成蝴蝶(下圖)。

